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三十一回

解余醒群花留夜月

蒙旧感名士唱秋坟

话说华公子看到得意处，把酒来敬子云诸人，合席只得满饮了一杯，共赞聘才、子佩作得出神入妙，非寻常戏脚所能。少顷，二人下台，子佩便指着文泽骂道：“你是不懂好歹的，我在台上费力，你倒在那里说长道短的批评我。”文泽极口叫冤道：“我何尝批评你，你这般瞎挑眼？我与静宜先生说闲话。”次贤道：“真是讲闲话。况且你唱得如此绝妙，赞不住口，尚何评论之有？”华公子笑道：“我听得他们说，你倒真像个阎婆惜。你若化了女身，也是个不安本分的。”子佩道：“好吗！你们逼我上台，又要取笑我。”徐子云问聘才道：“魏兄这音律实在精妙，将来尚要请教，如闲时可到敝园走走。”聘才连连答应道：“晚生是无师传授，都是听会的，就是上台也是头一回。莫要见笑。”于是大家猜拳行令，闹了一会，钟上已到子正时候了。子云道：“才到秋分，不应如此夜短。”次贤道：“亦觉久了，你试一人静坐到此刻，颇不耐烦。”子云道：“已交十五日的子时，到天明



已快，请撤了席，止了戏，大家谈谈，天明我们也要散了。”张仲雨道：“此刻早已开城了，要走也可以走。”华公子道：“忙什么，到辰刻散不迟。”即吩咐撤席止戏，家人整顿茶具，泡好了香茗送来。子云留心不见琴言，但见珊枝靠着屏风有些倦态。华公子查起琴言来，珊枝回道：“他身子不快，睡了。”原来琴言每逢热闹中便触起他心事，就要伤心。又见冯子佩与聘才串戏，眼中颇瞧他们不起，转托珊枝托病而去。

华公子又叫诸旦上来，不用衣帽，俱穿随身便服，都令序齿坐在一边，便道：“我知你们于戏曲之外，各有一长，或是诗词，或是书画，或是丝竹等技。今日与前次俱以戏酒耽搁，不能使你们一试所长。此刻尚早，会诗的，不妨吟几句；会画的，不妨画几笔，不必谦让。”诸旦默然无言，子云与文泽站起来道：“妙，妙！待我来分派。”即对着蕙芳道：“媚香是长于诗的，瑶卿是长于丹青的，静芳是长于舞剑的，香畹是长于书法的，佩仙是长于填词的，蕊香是长于猜谜诙谐的，瘦香是长于品箫的，小梅是长于吹笙的。可惜玉依又病了，他倒会一套《平沙落雁》。”华公子便命叫他起来，又吩咐珊枝拿了琵琶来。家人把些笔砚乐器都搬了出来，分摆在各处。次贤道：“我来点将：先点玉依与瘦香把琴箫和起来；再点瑶卿画一幅，媚香、香畹、佩仙对景吟诗，题在上面；再点珊枝与小梅笙、琵琶竞奏；再点蕊香猜几个灯谜，说个笑话，末点静芳舞剑，溜亮风生，亦可如渔阳参挝矣。诸公以为何如？”众皆称好，诸旦依次而行。

琴言不得已，双锁蛾眉，把弦和起来。这边漱芳依谱吹箫。琴言一来心神不佳，而且手生，生生涩涩的弹了一套



《平沙》。洞箫倒吹得和平。华公子摇摇头道：“琴声不佳，箫声倒好。”子云道：“琴本难学，也还亏他。”次贤道：“想你不长弹，生疏了。”琴言道：“有半年不学了，方才第四段第三句几乎想不出来。瘦香的箫，比从前更好了。”漱芳道：“我是向老师课学。静宜先生隔三日必教我一吹，所以不生。”琴言默然，抚今追昔，颇觉感慨，几乎落下泪来，只得退后站了。次贤、子云亦颇惻然怜念。

这边袁宝珠摊了一幅绢在画案上，左右凝思，画些什么呢？想了好一回，不得主意。蕙芳、素兰立在面前低低的问道：“你画什么？我们好先定主意，打起腹稿来。”宝珠正想不出头路，便扯着他们走到栏前，商量画些什么才好，限时刻的，又不能用工笔。若写几笔兰竹也不合景。蕙芳道：“我想了一个题目在这里，但不知合你的意否？依我只须画一个小手卷，用墨笔写三两处楼台，加些丛林修竹。远近布置，上面画一个月，用花青水烘他几片彩云烟雾，便是今日的光景，题为‘良宵风月图’何如？”宝珠听了，心中大喜，背着人作了一个揖，便入座，放大了胆，三分工，七分写，用王麓台法，挥洒起来。次贤与诸人不便来看，又恐怕他画坏了。次贤远远留心，觉得下笔甚快，毫无拘束，已觉面有喜色。

那边蕙芳等三人挤在一处。只见李玉林俯首凝思，素兰把串香珠数个不了，蕙芳只管看着宝珠落笔，尚暗暗的指点他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已经画完，成了二尺余长一个小横幅。华公子与子云等走近来，赞不绝口。华公子看了甚是欢喜，大赞道：“却实在亏他，怎么能够如此。无怪乎近来个个说他们的才貌，正是羞死从前那一班爱钱的相公了。”次贤又



替他略略的润色了几处，竟成一幅好画。华公子即问蕙芳道：“你们题的想是有了？”蕙芳道：“有是有了，只是不好。”便站在桌边，找了一张笺纸，写了一首七绝。华公子念道：

良宵灯月赏秋光，丝竹纷纷斗两厢。
我道嫦娥畏岑寂，遣风吹送上华堂。

华公子念罢，拍案叫绝，次贤、文泽、子云俱绝口称妙，说道：“你们闹了一天，被他只用二十八个字，非特说尽，而且有余，我辈反不能如此。”华公子又念了两遍，只是赞叹。文泽道：“好是极好了，第三句还要斟酌几个字。”蕙芳道：“就请一改。”文泽道：“可改作‘想是嫦娥怕孤寂’，诗意较淡远些。”大家都说改的极好。仲雨、聘才暗暗吃惊，不料他们个个如此，向来疑他们有代笔，今日面试，是的确无疑了。惟冯子佩也不来看，桌子上放有一大盘桂花，他便撮了一把，问书童讨了一条红线，自己捏着这一头，叫书童捏着那一头，一朵一朵的堆在线上，顷刻结成了一个花球。手中轻轻的抛了几抛，走过来挂在华公子衣襟上。华公子取下闻了一闻，笑道：“你辛辛苦苦的结成，你自己受用罢。”子佩接了，又到那边弄琵琶去了。素兰、玉林也都写来。先看素兰的是：

满泛金樽玉液浓，秋光和霭似春容。
嫦娥宫殿层层启，照澈珠帘十二重。



华公子一样赞好，道：“工力悉敌，竟是元、白同时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也要改两字。第三句嫦娥二字，与前首相同，不若改作‘广寒宫殿层层启’，不好么？”素兰道：“果然改得好。”始而子云恐素兰不及蕙芳，及到此刻才放了心。再看玉林的填词，填的《一痕沙》小令，看词是：

娇舞酣歌深院，绣幕锦屏香软。珠履客三千，
集群贤。月若有情留住，人若有情休去。莫听
晓鸡鸣，乱啼声。

看者都是满面笑容，越发说好，道：“真是柔情香口，纸上如生，能不令人爱煞也。”华公子道：“实在极好，但我要换几字：‘集群贤’换作‘会群仙’，‘乱啼声’换作‘只三更’，可好么？”众人一齐道：“好。”次贤叫他们快些写上，蕙芳、玉林都要素兰代写，华公子不依，只得各自写了。大家又赏叹一回，于是静坐，听珊枝的琵琶与春喜的笙。珊枝斜坐着拨动檀槽，只见指法如雨洒芭蕉，声韵如滩头流水，满怀春色，绕乱一堂。加之笙韵高低，声声应和。听得人人色舞眉飞，四肢愉快。弹了《月儿高》一套，大家也赞了一回。

吹弹过了，要桂保的诗谜来了。桂保道：“是人给我猜，还是我给人猜呢？”华公子道：“我给你猜。”随口念道：“碧纹浅靺起参差，今岁春来已较迟。我道灞桥诗思少，不如赤壁夜游时。”桂保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公子说的，是风花雪月四样，真作得好。”华公子道：“真心灵，一猜就着。”冯子佩道：“我说一个你猜：未用时千包万裹，到用时粉身碎骨。



谁知一肚黑心肝，也能擢上云霄里。”桂保笑道：“这是爆竹。”华公子道：“这样不通谜子也要人猜。”子佩道：“何以见得不通？”华公子笑道：“爆竹自然要他响，你这放不响的竹要他何用？”众人笑了。聘才道：“我也说个不通谜子请教，你猜猜。”念道：“惊天动地怒如雷，一去谁知不复来。比似疆场发浩叹，古人征战几时回。”桂保笑道：“也是爆竹。”张仲雨道：“方才嫌子佩的不响，所以他第一句就从响字作出来。”

此时晓风飘飘，晨钟已鸣，东方发白，华公子即催兰保舞剑。兰保扎起双袖，掣出青锋，先展个门户，却也抑扬顿挫，满眼生光，到后来竟是一道寒光，连人也看不见了。大家痛赞了一阵。兰保舞完，已是红霞满天，朝曦欲上。今日是中秋，各人未免俱各有事，都告辞起身。华公子不便再留，整衣送客。子云等又将零星玩物，分赏众旦毕，各人同散，华公子直送出穿堂方回。惟冯子佩困乏已甚，已在留青精舍榻上睡了，聘才也自归房，华公子吩咐书童好好伺候冯子佩，一面也进内室。诸旦约齐出城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十五日一日过了。到了十六日，王恂、颜仲清约了史南湘来望子玉。子玉自七月中病好，调养了二十余日，已经强健。知琴言身落华府，不可复出，大有看破红尘之念，歌场舞席，绝不与闻，惟独坐一室，茗碗香炉，周旋其间。名为看破，其实情怀未断，犹时一念及，涕泪潸潸，不能自解。十五日到王文辉家一走，王恂、仲清约定明日午刻去望田春航、高品。子玉已吃过了早饭，在书房等候。不多一会，史、颜诸人已到，南湘坐了与子玉叙谈。仲清、王恂先进内室，见了颜夫人，略坐一坐即出来。喝了一杯茶，即催子玉



同走。

外间已套上车，子玉也不换衣服，云儿恐怕寒冷，包上了几件棉衣。上了车，来到春航、高品寓处一问，都已回寓，遂同下车进内，一直走到里面。只听高品一片笑声，夹着些燕语莺声在内。到春航斋中，见苏蕙芳、李玉林在内。高品、春航见了四人进来，不胜欢喜，让坐了，苏、李二相公也都见了。略谈了几句，仲清便问闹中的事。春航、高品多属得意。仲清道：“湘帆的文章请教过了，是一定得意。卓然的文章，快拿出来看看，想来定有出人头地的好处。”高品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不必看他。”王恂道：“什么话！就不好也要看看。”南湘道：“这三道题，卓然一定见长，就不看也不妨。”子玉道：“到底看看怎样。据我愚见却有几样作法，注疏上有可依，有不可依的。”高品道：“我那日忽然神思昏昏，不成一字，到晚随手乱写，完了卷就算帐。首艺虽有草稿，也不知团在什么地方去了。”即到自己房里寻了出来。众人看了一遍，连诗稿也在上面。南湘看了一半，即不看了。王恂道：“作却作得超妙，太短些，看来不过四百余字。”子玉道：“笔老格高，此等文场中是少有的。”高品对子玉点点头道：“庾香还有点眼力。”仲清道：“卓然据你论，这篇文字怎样？你说句良心话。”高品道：“说好也使得，说不好也使得。横竖场中不论文，中也不算侥幸，不中也不算抱屈。”仲清又问南湘道：“你看湘帆何如？”南湘道：“我看湘帆必定中魁，卓然的或遇见那荒疏的房考，或者倒中元也论不得的。”仲清摇头不语，高品取过文稿，扯碎了道：“得失自有一定，不必论他，谈谈别样罢，大约我总中一个给你看。”诸人遂各无言，当是高品气忿了，各说闲话。



蕙芳说起前日在华府中，怎样题诗画画等事，细述了一遍，听得众人欢喜。又叫他们念出来，各人赞了一回，尤赞玉林的词更为工妙。高品道：“强将之下自无弱兵。你们看佩仙这首词，外边那些头巾纱帽作得出来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果然。就是华公子这几个字也改得好。”又问了琴言几句，玉林、蕙芳也细细说了，子玉又发起怔来。忽然高品的小使进来请他，说有客要会。高品即忙出去，有好一刻工夫尚不进来。南湘道：“什么人这么长谈？”春航道：“近来卓然有些古怪，找他的不一而足，却非寻常往来，都是俗陋不堪的人。前日我的小使见他的管家，享了好几封银包进来，问他，他说不知谁的。”仲清道：“是了，卓然也穷极了，自然要作这个买卖。况且这篇文字是信手写的，不然何至忙到如此。”南湘道：“不错，你听他说，总中一个给你们看，这话就明白了。”高品送了客去进来，大家住口。

蕙芳道：“难得你们诸公司巧全都在这里，今日我作个东道，请你们何如？”王恂道：“甚好。”高品道：“相公不是要请分子？”蕙芳笑道：“被你猜着了，我真要请分子。”众人当是顽话，都应允了。蕙芳命人到饭庄子上备了一桌菜来，众家人相帮摆好，蕙芳即恭恭敬敬的安了席。众人诧异道：“媚香今日忽庄严如此，想来真要请分子么？”蕙芳应道：“我早说过，几时见相公的酒可是白喝的吗？”大家一笑坐下。高品道：“可惜少了一客。”蕙芳问是少谁，高品道：“今日倒不可少潘三。”蕙芳啐了一声，一连敬了几杯酒，玉林也帮着敬酒，吃了几样菜。

蕙芳便在靴掖里拿出几页纸来，像是写的一篇文章，递与首坐史南湘道：“竹君先生，我今日请分子就是为此。你



看了，待我再说。”众人不解，都凑近来看时，题目写的是《香雪先生传》。蕙芳又叫跟班的拿进一个小包，解开一并送上。诸人看是《香雪遗稿》，共两本，诗文并列。南湘一句一句的念出，念完才晓得即是蕙芳教书教戏的业师，竟是个名士出身，因不第焚弃笔砚，入班教曲，生平著作甚富。蕙芳进京相投，亲如骨肉，所有才技，皆师所传。已于某年月日病故，旅棹无归，暂寄停城南寿佛寺。今其寡妻弱子，访寻而来，一路狼狈不堪，到京始知香雪已故多年。蕙芳知道了，即倾囊相助，得二百金，除盘费外，尚够经理其家，并求萧次贤画像征诗。其子元佐，年十三岁，贫不能入塾读书，而天姿颖悟，过耳不忘。每到人家书塾听书，默志在心，五经已熟一半。蕙芳的意思，欲挽诸名士或作诗，或作墓志，或作传，以表扬潜德，阐发幽光，且以盖其前愆，裕其后裔。诸人一面看，蕙芳一面讲，讲到伤心处，便呜咽起来。众人人为之动容，一齐站起道：“此等高义，今人所难。我等自当盥沐敬书，表其万一。且香雪有如此高弟令子，即落魄而死，亦无遗恨。”春航与子玉更觉赞叹不置。南湘道：“这篇传你自己作的么？”蕙芳道：“都是实话，就是少些文气。”仲清道：“也好，请湘帆润色润色就好了。”即说道：“我与他作篇诔。”王恂道：“我作几首挽诗罢。”南湘道：“我作墓志。”春航道：“把他的作了略节，我另作一篇传如何？”蕙芳道：“更好，这原算略节，用不得的。”子玉道：“大文章你们都作了，我们作什么呢？我只好作篇赞罢。”高品道：“赞也很好，我作篇祭文倒沉痛些。”仲清道：“我们何不约齐了他们几个弟子，到黄昏人静后去祭他一祭，并多凑些盘费给他何如？”春航等都说这更好了，蕙芳即叩头谢



了，慌得众人齐来扶起。从此人人皆视蕙芳如畏友，连顽笑都不肯了。南湘道：“我们这些文章倒要早早的作起来，刻成一集，刷印几十本，交他带回。其分金，各人量力而行。或者如度香、静宜、前舟，也可叫他们出一分。我们约齐了，到二十九日夜二更，到彼一祭就结了，他们那些徒弟，媚香自去张罗罢。”众人说道：“很好。”蕙芳道：“祭也可以不必，也不敢当。况庙宇窄小，也无容身之地，赐些笔墨已荣耀极了，何敢当再祭奠？且外面俗眼甚多，反为诸公添些物议。”南湘道：“这倒不妨，他也是士林中人，人也知道，且到那几日再议。我看湘帆，似不能少此一举，我辈附尾，亦无不可。”今日有蕙芳这一请，诸人动了惻隐之念，不能尽欢，到了初更，各自散了。

明日，南湘、仲清即致札与子云、前舟诸人，数日后都送了些分金，并有几首歌行。南湘、仲清看了，点过分金是：子云二十四，文泽十六，次贤十二，共五十二两。仲清道：“我们共有六分，每人八两，共凑成一百两也就够了。”南湘道：“很够了。”于是又致札众人，两三日间都要凑足。诗文共遗集，俱已发刻停妥，印刷一百部，用银六十两，蕙芳一人出了。花部中曾受业于香雪者，现有四人：袁宝珠、王桂保、金漱芳、陆素兰，或学画，或学诗，皆为高弟，此四人也共凑百金，连蕙芳的共有四佰金。母子二人并一老仆三人，雇舟由运河而回，也就极宽裕了。

到了二十八日，仲清又到南湘处商议明日之事，并说：“大约有几个不愿去的，庸庵畏首畏尾，防他严亲知道，庾香更不消说了，那古庙里三更半夜的，也不好叫他去。”南湘道：“我倒想着个主意。既是此举，也不专为祭他，我们



借此可以散步野游，不如日间携樽而往，一献之后，即到锦秋墩、浩然亭上，与那些相公一叙，不很好吗？”仲清道：“果然好，我未想到。如庸庵、庾香不来，我们四人罢了。”于是又同到春航处约定，即叫春航备了酒肴，于午刻在那里等候。

南湘到了明日，即约仲清骑马出城。到了寿佛寺门口下了马，马夫拴在一边，已见五六辆车歇在那里。进得门来，古刹荒凉，草深一尺，见马骡在那里吃草。颓垣败井，佛像倾欹。进了弥陀殿，尚不见一人。只见大雄宝殿，西边坍了一角，风摇树动，落叶成堆，凄凉已极。才见一人从殿后走出来。仲清认的是蕙芳的人，见了垂手站住。仲清问道：“他们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尚在后面，待小的引道。”走到殿后，西边一个门内是一带危楼，门窗全无。走过了才是三间小屋，堆满灵柩，约有二三十具。见一柩前，有一小桌，点着香蜡，想就是了。天井内东边，又有一重小门，进了门有三四间小屋。春航、高品与蕙芳等都在其内，有一个老僧陪着。春航、蕙芳迎将出来。南湘道：“这么个所在，阴惨怕人，怪不得有人不肯来。”蕙芳忙拖过条板凳放在上面，请他们坐了。仲清道：“人已齐了，就奠一奠，我们往锦秋墩去逛罢。”蕙芳即将祭筵就叫在那屋里摆起来。蕙芳上香，素兰奠酒，漱芳执壶，宝珠上菜，桂保焚纸，春航、南湘、高品同行了一个礼，五旦连连叩头代谢。大家也都坐不住了，急忙的叫人收拾，给了和尚一吊钱，一齐走出庙来。南湘、仲清仍旧骑马，余人上车，从人挑着担子，一径往锦秋墩来。疏林黄叶，满目萧条。

约行一里有余，已到了墩前。此墩巍然若山，上有梵



宇，顶上建一大亭，名浩然亭，四围远眺，数十里城池村落，尽在目前，倒也有趣。春航道：“今日目击荒凉，心殊难受。及到此处，觉得眼界一空。”高品道：“这个锦秋墩，我竟没有到过，竹君想来是游过的了。”南湘道：“我是第一次。我因前日偶见前人有《题锦秋墩》诗，所以知道。大远的路，谁到此间来？”仲清道：“其实也好。天天在热闹地方，也应冷落一回。”南湘道：“这个寿佛寺就冷落够了。剑潭，你说惟清心者能叩寂，志淡者能探幽。那个庙里，你敢住几天么？”仲清笑道：“若到此地位，也不得住。晚间月明风静，或者有些鬼狐来盘桓盘桓，也未尝不佳。”高品道：“剑潭总喜作违心之论。”素兰道：“我若是一个人，就日里也不敢进去。”桂保道：“那些棺材破烂的甚多，我看晚间只怕有鬼。”漱芳道：“亏那和尚只有一个徒弟，一个香火，竟不怕。若果真有鬼，和尚怎么好好儿的呢？”蕙芳道：“你儿时见鬼吃过人？我前日听那和尚说，每到阴风暗雨的时候，或是夜深，叫的叫，哭的哭，是常有的。”宝珠道：“你们听见怡园闹没有？”蕙芳道：“没有。”素兰问道：“怎么闹鬼？”宝珠道：“看桂花厅一个小使叫春儿，爱吃果子，每逢赏花请客的果子，他捡了藏在一个坛子里。那天晚间，有个大马猴知道了，便来偷吃。春儿睡了，听得满地抛果子响，问又不答。拿灯出来，又照不见什么。睡了又响，重又出来。那晓猴儿躲在一个熏笼里。春儿拿了把刀，无心走到熏笼边，那猴儿忙了站起来，顶着熏笼连摔带跑出去了。春儿火也灭了，刀也掉了，神号鬼哭喊起鬼来。对门的青儿，跑出来刚撞着猴儿，毛绒绒的，一扑就栽倒了。闹得多少人起来，只见地下一个大熏笼，都想不出什么缘故。春儿说五尺多高一



头黄发的鬼，青儿又说是青面獠牙的鬼，还伸开五指打他个嘴巴。倒议论了两天。到第三天将晚的时候，看得那猴儿进来，又想偷果子吃，才明白了。不然，差不多闹到上头都知道了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

蕙芳预备了两桌蔬菜，四样点心，就借庙中厨房作起来，九人于地下铺上垫子，席地围坐。春航与蕙芳相交了半年，久成道义之交，今复见其仗义疏财，深情感旧，愈加敬畏。再想起自己去年及春间的光景，竟至潦倒穷途，势将沟壑。若非蕙芳成就，虽满腹珠玑，也不能到今日。对西风之衰飒，怆秋景之萧条，烟霏霏而欲雨，云黯黯而常阴，不觉悲从中来，泪落不已。众人不解其故，独蕙芳略知其故，亦已泪满秋波。再经宝珠等一问，愈忍不住。念起从前落难光景，若非香雪提携，早已十死八九了，到此不觉的放声一哭，哭得众人个个悲酸。南湘心中发恶，便痛喝了一大碗酒，对着一带远山舒啸起来，清风四起，林木为摇。高品道：“看你们哭的哭，笑的笑，胸中都有如此块垒，独我高卓然胸中空空洞洞，如无肠国民一般。孙登之啸，不过形狂；阮籍之悲，亦云气馁。古人登高作赋，感慨系焉。我们今日聊且一吟何如？”南湘道：“好，你先起句。”高品道：“悲壮淋漓，莫如填首《贺新凉》，我得了起句在此。”即念道：

世事君知否？古今来桑田沧海，不堪回首。
高。只有词人清兴好，日日狂歌对酒。吏。正秋在
断云残柳。试马郊原闲眺望，颜。问金台可要麒麟
走？魂已去，更谁守？田。天涯我已飘零久。共展



昏，棋杆茗碗，二三良友。高。死者千秋长已矣，
说甚名传不朽。史。只块垒填胸如斗。诗唱秋坟聊
当哭，颜。听呜呜击破秦人缶。且一醉，莫偈傺。
田。

大家吟了一遍，哈哈大笑。天要下雨，遂无心久留，急忙收拾。南湘搭了蕙芳的车，仲清搭了素兰的车，一路而回。到得家时，已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二回

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

话说秋雨纷纷，泞泥满道，一连下了七八日，到了初八日方见晴明。场中定于初十日出榜，初九日一早即报起来。凡下场的个个意马心猿，到了这几天，寝食俱废，就是高品、春航亦未能免俗。春航初八日晚上太睡早了，睡不着，重又起来，至高品房中，见高品尚未安睡，二人谈起心事来。春航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的名心原淡，中不中倒也无妨，就是对不住苏媚香，半年期望之心白白辜负了。科名虽不足贵，但古今名士才人，断无不从科名而起。”高品道：“可恨今年这一班主考房官，把人回避得干干净净，我们再若不中，未免太冷淡了。若到明日此刻不见动静，就不必想了。”春航道：“不要到此刻，点灯时不来，便已绝望。若据前日那两个六壬课，似乎你我皆可有望。”高品道：“下场年问卜是最不灵的。我头一次在江宁考试，有个起梅花数的为我起数，得泰卦五爻。他说不用说了，一定中元的。爻辞是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，你还讲甚么。且象辞还是中以行愿也。”



春航道：“可不是！”高品道：“不但此，那年是乙未年。你想帝乙的乙字，与归妹的妹字，去了女字旁，不算乙未两字么？我已十拿九稳，谁知道鬼神专会哄人的，你道可笑不可笑。”春航道：“人心最灵。心之所欲，象即呈焉，此是人心上起的象，非卦中之象也。”二人煮茗闲谈，将近五更始寝，一到天明即已起来。

却说苏蕙芳惦记春航，亦复一夜不能安睡，比到起身时，已是巳正时候，连忙梳洗，即着人到外面打听可曾报动，那人去了。随后有个京官，着人来叫蕙芳去陪着登高，蕙芳那有心绪，回他进城去了。停了好一回，钟上已交午初，打听人转来道：“外间已报过四十名了，田老爷还没有在内，倒是那个姓归的中在三十四名。”蕙芳道：“那个姓归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胡同外边住的，就是那叶先生的姑爷，开窑子的。”蕙芳听了，颇为不平道：“奇了！忘八都中了，还了得？这么看来，是不必说了。”心上要到春航那里去，犹恐见面有些难以为情。意欲报了再去，心上十分焦急，比春航倒还胜几分。一回见宝珠着人来问信，素兰、玉林着人来问信，闹的蕙芳坐立不安。欲到戏园中，恐怕被人钩搭住了，闷闷的歪在炕上，拿本闲书消遣，看了两页又放下。

将近申初时候，尚不得信，闷绝无聊，忽见跟班的手里托着一个盒子，上面放着一盘枣糕，进来说道：“胡裁缝送来的，有话要面求。”蕙芳道：“他有什么话讲？既然他亲自送来，收了他的就是了。”胡裁缝也走进来，作了一个揖。蕙芳让他坐了。胡裁缝道：“今日倒闲空在家，不出门走走？外面登高，游玩的颇热闹。又是报举人的日子，潘三爷的女婿中了，好不热闹，挤满一铺子人，报喜钱赏了一百吊。这

